

Women
Soldiers

多少年来，女战士的爱情之所以带着无穷的浪漫和神秘，是因为女兵有纪律，不应该、不允许却又无限向往、渴求恋爱，正是这两种矛盾的交织处，叫她们尝试着一种甜蜜的、朦胧的、偷偷的、神奇的快慰。

女兵

穿过绿色导火索
让那神奇的力量
催开一朵朵鲜花
也催开我们绿色的年华……

(爱尔兰诗人) 狄兰·托马斯

惟诚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河北女兵给我们四个天津人也带来了新的冲击，并不是像过去见到老女兵那样叫我们感觉自愧不如，而是她俩给我们平添了一种新的自卑和自强意识。照理说，我们当年受了老女兵不少气，现在就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呀，应该伸伸腰，出口粗气了。可是，面对比那些老女兵更牛、更阔气、更目空一切的两个小女兵，我们四个也只能做出与她俩和平共处、平起平坐的姿态。

穿过绿色导火索
让那神奇的力量
催开一朵朵鲜花
也催开我们绿色的年华

.....

(爱尔兰诗人) 狄兰·托马斯

Women
Soldiers
女兵

惟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兵 / 惟诚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436 - 6878 - 2

I. 女… II. 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24 号

书 名 女兵

著 者 惟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封面设计 吴传友

出版日期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720mm × 102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4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6878 - 2

定 价 2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建议陈列类别:当代小说

目 录

序 章	路虎行动 / 1
第一章	绿丹兰 / 6
第二章	樱桃的血液 / 27
第三章	香水·香事 / 48
第四章	乳腺的遭遇 / 77
第五章	纷纷坠落的音符 / 112
第六章	春天的底色 / 136
第七章	强要留住一抹红 / 170
第八章	疲惫的烟火 / 197
第九章	谁在宿命里安排 / 227
尾 声	第八个是铜像 / 248

序章 路虎行动

将紫红玫瑰花放在手心里捻开，轻轻撒进浴缸搅散，很快，浮起一层微小细碎的花绒，眼看她们缓缓褪去天然颜色，极像处女身体上剥落下来的淡粉色肤屑。

这些小玫瑰是我的富婆战友肖文汇从昆明带来的，她叫我一定在洗澡的时候做成玫瑰花泥放进水里，就连装满小玫瑰的木桶模样都很小资，摆在卫生间里精致可爱，体积大小像竖起来的哈密瓜。看着那些碎开、飘移、渐渐褪色的花绒，忽然就想起了年轻时代与我感情甚好的姐妹和战友杨绒儿。呵，她不光长得漂亮，名字本身就蕴涵着无尽的妙韵。

我安静地躺在浴缸里，绒儿娇好的脸便淌着泪水悄悄地浮现在飘着花屑的水面，跟她失去联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啊……

沐浴完毕将要穿衣服的工夫，客厅里的手机“当、当、当、当”接连又有间隔地响了四声。待披上浴巾，拿起手机一看，真是无巧不成书，发信息的人正是豪华闲妇，我的战友肖文汇，而短信的内容恰好是关于绒儿。

手机显示：咱连烧锅炉的牛海良被抓进派出所，家庭暴力，把老婆打成重伤，受害人正是你的救命恩人杨绒儿。

妈耶！牛海良的老婆成了绒儿？荒唐！忽然间，我脑子里真的出现了一只大狗熊抱着一只雪白的羊羔，一个丑陋的卡西莫多牵着美女埃丝美拉达的手……

难道果真是那个两只牛眼，厚嘴唇翻出上下半寸，一只手能提起一百斤白面口袋的黑大个儿牛海良？嗯，中国版《美女与野兽》，我举着手机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这真像“愚人节”恶搞啊。叹口气，重新拿起手机迅速浏览，继续翻看下面的短信。另一条很悲壮，说是我们部队大院从前的一个干部在抗

洪抢险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哪个干部？

二十多年前，我跟大院里的参谋、干事从不过话，记不住是哪位，和平年代，别看有的官兵爱耍贫嘴，说笑话调皮，灾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啊。

后面还说指导员魏明的老婆得了尿毒症，要换肾才能活命。那长着马脸的猪倌马棚二十年后成了恐怖分子？怎么蹊跷事都来了？！不过，最让我关心的当然是杨绒儿。

看完短信，我忍不住把电话打过去：“汇儿，你疯啦，编故事还是糟蹋人？”

“孙子要骗你，河北兵马玛提供的消息，人家当上了石家庄大干部家儿媳妇，嫁了名门。”

“哪个干事这么不幸？噢，快说说绒儿，她在哪儿？”

“英勇献身那位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绒儿肯定住在石家庄的医院呗。”

得到绒儿这种坏消息，我心里特难受，想哭、想吐。二十年前她留给我最后的娇小背影和那对毛绒绒的长睫毛立刻在我大脑信息库里鲜活起来。

手机里传过来肖文汇一声长长的叹息：“唉！谁想到好好的绒儿会下嫁这大野牛，就冲那黑大个儿还不得把绒儿生吞活剥了。”

“嗯！牛海良有蛮劲儿，往死里打女人还肯定往死里疼女人呢，这叫打出脓，亲出血知道吗？咱大院放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大伙还管他叫黑大叔呢。”

“噢，对！那会儿你管他叫‘阿非利加’，二十多年没见绒儿，去关怀她一下吧，咱三个天津兵去石家庄看看绒儿，兴许她不跟我记仇儿了，有可能的话再去看看指导员，见见马玛。”肖文汇说。

“好主意，可你和胡明媚一个当富婆，一个给人家当二奶，天敌！还不走一道儿打一道儿。”我听她要带胡明媚去，忍不住打趣儿。

“谁跟她一般见识，小婆子命。”

我和肖文汇一拍即合，打算拉上胡明媚搞一次纪念曾经的友谊、探望老兵姐妹弟兄的驾车游。胡明媚正跟她的老相好申总在看电影，打通手机，她欣然同意。

三个女人本来就该是一台戏！每次聚会都让我们这些做了十几年母亲的人重温当姑娘那会儿的美好记忆和深深的惋惜。天津女战友本来四个人，胡明媚是因为早年离婚，一直被房地产老总包养着，还有一个叫金霞的女兵十多年前身患绝症离开了人世。

四天后，我早早地拖着行李来到小区门口，坐在褐色的拉杆皮箱上等肖文汇。大约过了一小时，拉着长音的汽车喇叭一阵狂叫，在寂静的清晨震耳欲聋。抬眼望，四四方方、虎头虎脑的枣红色越野车总算轰地开到了我的身边。

“叫你听听豪华越野 Land Rover 的声音。”肖文汇得意地又摁响了汽车喇叭。

“别跟我说屁车，不懂，怎么才来？”

“情况不妙，差一点就要出人命。”肖文汇故作神秘地说。

她轻盈地跳下车，装腔作势地举起了食指和中指在空中挥挥，指尖轻碰就关上了车门。她今天用了蹿鼻子的浓烈香水，有点熏人，一改富婆的珠光宝气，酷衣、猎装、长筒靴，俨然像个维和部队的女教头，或者说像女军火商、女军统特务。她高挑的身姿左右晃了一下，踱着塞满橄榄绿色马裤的黑皮靴牛气冲天地走到我面前。其实，她真适合这种打扮，胸前的两个口袋遮掩着她做了隆胸手术都不见发达的乳房，正好可以被人忽略。

坐在汽车里面的胡明媚堆着一脸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冲我点点头，敲敲窗户。

我故意嘟噜着脸钻进车子说：“整什么勾当？谁要出人命？”

“勾当？呆会儿你好好问问狐狸。”说完，肖文汇甩甩披肩长发，把两只做过美甲的细长手指伸进带着小铁钉的鹿皮手套里面，发动了汽车引擎。

一只不太大的牧羊犬从车后座探出头来，用友好的眼神看着我。那狗是德国青贝，叫“红酒”，肖文汇家还有一条叫“咖啡”的狗，它是红酒的孩子。肖文汇只要在饭馆吃饭，就给红酒和咖啡点两个菜打包带回家，还经常带着两条狗去宠物会馆给它们做美容、洗澡，每次她都慷慨地为两条狗花上千儿八百的。

“四小时的高速，开这么雄壮的车，公路遇堵，连个拖拉机都不如。”我

说。

“懂屁，这叫身份。”

哼！自以为是。不过，眼前傻笨的枣红车，看看配置和外形就知道肯定比我家房子昂贵。

我的脚都麻了，比规定时间早半个钟头就到小区门口等车，可这个迟到成癖的肖文汇足足叫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坐上汽车我便开始指责肖文汇。

“嫌来晚就该骂狐狸，对吧胡明媚。说说你的性丑闻，怎么跟老头子浪荡，化险为夷的。”肖文汇说完，回手拍拍她身旁胡明媚的座位。

一直不吭声的胡明媚恶狠狠地瞪着那狗，愤愤地说：“肖文汇，你就会坏我名声，想学盖世太保啊。把狗儿子送回去，我心里发毛。”

“胡扯，打狗看主人，有邪火就冲我来。”

“肖文汇，臭娘们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要下车。”胡明媚脸庞的泪水立刻把米黄色的外套洇出两块水印儿。看得出，她对肖文汇说她是性丑闻气愤又难过。抛开战友姐妹之情，这两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克星。肖文汇身为阔太太最恨剥夺她丈夫的人，而胡明媚做人情妇，最嫉妒有名分还要霸占所有财富的正室夫人。

肖文汇一边开车一边嚼着口香糖告诉我，她俩来晚全是因为大清早就送胡明媚傍的那大款老申头儿上医院。坐在旁边的胡明媚狠狠捶了她大腿一下，欲言又止。

我问：“老申头儿有啥病？”肖文汇逞能地说：“色病，老申头儿那玩意儿只会撒个尿，干别的不灵，得吃了药才能办事！我打电话叫狐狸下来的时候，她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傻哭，说老家伙死在了她的床上。”

“那你还……就别叫狐狸来了呀！”我还是习惯把胡明媚叫成狐狸。

“嗨，我上去一看，老申头儿没断气，算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皮包里正好有前天为我老爸预备的硝酸甘油。我赶紧给狐狸相好的老头儿塞嘴里，老大款竟然神奇般地死而复生，缓了过来。我们俩也不知哪来的劲头，愣是把他送到胸科医院，这不就让你久等了嘛。”

我嘴里刚刚嚼着的口香糖忽然变了味儿，像一小片涩涩的苦胆，我把那苦

黏黏的东西吐在纸上，探过头去冲着胡明媚说：“狐狸，这事儿以后就别跟那老头干了，风险太大，最后一次吧。”

胡明媚闭上眼，点点头，样子特别坚定。她回过头来告诉我：“老申毕竟七十岁了，但我不怪他。”

“傻女人，该捞的也捞够了，叫老申头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肖文汇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把那些喜欢泡妞的男人恨得咬牙切齿。

路虎以140公里的时速行进，我扫了一眼肖文汇的那堆音碟，全是故作高深、玩弄玄虚的音乐，什么《骷髅之舞》《哈尔罗德在意大利》《惊愕》等等。于是，我掏出一张收有《倾国倾城》的歌曲递给副驾驶位子上的胡明媚，熊汝林和阿宝那种高亢里混着凄美的男声悠悠环绕在车里。刹那间，三个年逾不惑女人的思绪很快融进了这首歌。遥想当年，我们即使算不上倾国倾城，也能算是美人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啊！

车在行进，歌手阿宝的声音灌满了整个空间。

所以鲜花满天幸福在流传

流传往日悲欢眷恋

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

容颜瞬间已成永远

此刻鲜花满天幸福在身边

身边两侧万水千山

此刻倾国倾城相守着永远

永远静夜如歌般委婉……

第一章 绿丹兰

1

我们还不习惯文绉绉地管“雪花膏”叫润肤霜的时候，很长时间大家都用着叫做绿丹兰的化妆品，一种白色的乳液！直到很多年过去，提起绿丹兰，我们会感觉格外亲切，天津女兵也是看人家老女兵从大商场买来用，才学着去买。翠绿小瓶子身上印着一朵飞扬的小红花的乳液，极像我们解放军女战士的符号。因为它的绿是军营的颜色，丹是我们头上的红星和领边的两面小旗，兰正如我们青春花季的兵姑娘。

1982年秋天，那一年我十七岁。

美丽的北京西山，绵延起伏的绿色山野悄然罩上了猩红色的外套。一个枫叶红遍的日子，我们四个漂亮小龙女、四个属龙的天津姑娘随着接兵女军人雷排长坐上了四处透风的帆布吉普车。除驾驶员外，旁边还坐着一位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年轻军官。他个子矮敦敦，目不斜视看前方，几个天津小美人在他眼里似乎根本不存在，一看那架势简直是假正经。快要下车的时候，我才听见小雷管他叫了声连长。

“连长是咱这儿最大的官儿了吧？”我们四人中皮肤最白皙的胡明媚说完还傻笑一阵，她表情里透着天真无邪的少见多怪，那是一张洋味十足的脸。接兵的小雷好像是觉得这丫头太露怯，无奈地出口长气，轻轻摇头。

太阳在山顶上吐出最后一抹夕晖就晃晃脑袋躲到山背后去了，天色渐渐暗淡。吉普车开到一个枫树掩映的部队机关大院，连长抬手看看手表说：“雷淑梅，雷技师，先叫她们排队吃饭去吧。”

坐了一天的火车、地铁和吉普，我肚子里的肠胃早就勾结起来横竖折腾，听见“吃饭”两个字别说叫我排队走，爬着走都认了。我们立刻排成一行，朝半山腰走去。

四个新兵鸡一嘴鸭一嘴地信口开河，哈哈大笑。我们穿着面口袋似的冬装，排成一行不伦不类的小队列，每走一步，又肥又大的裤裆就撅起个鼓包儿。我和肖文汇身高将近一米七〇，穿一号军装，胡明媚和金霞领二号军装偏大，她们比我俩矮十公分，只好领了三号，我们嬉闹着，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奔跑，在满是枫叶的树林里汇成秋的喧哗。

对了，去饭堂的路上，还遇到了几个老女兵，散着香喷喷的味道从我们身边走过，斜眼睛瞟着我们，连个笑模样都没有。那几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矮个子女兵还算漂亮，剩下的全是相貌平平。不过说老实话，她们皮肤特别滋润，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在室外工作。她们的军装有笔直的裤线，没有大裤裆，可见是改过了。头发的齐眉穗是用什么东西卷过的，虽然不太自然总比直头发好看。这几个人中至少有三个人的马尾巴上系着一条手绢，这也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女人最时髦的一种头饰了。

饭厅盖在山坡上，远远望去，红墙绿瓦灰烟囱被金黄的树叶掩映着，颇像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也许是因为第一天来到一个新鲜的地方，当时我感觉那间饭堂好大，里面摆上十张桌子依然还有不少可利用的空间。

开饭前的一声哨响，通讯员宣布：大家注意，七点开连务会。我们几个新兵随着战士们窸窣窸窣的议论声挤进饭厅。

开会的时候，瘦高的通讯员抱着一台大录音机摆在油花花的饭桌上。我们正在纳闷的当口儿，连长虎着脸说：“同志们！今天，说说女兵话务员机上闲聊的问题，‘驴叫’不改，啊？”

浓重的山西乡土口音，把屡教不改的屡念成了“驴”，并且把“驴叫”拉长，“不改”说得特快。新兵里有一个喷笑的引得我也实在憋不住，我们被女排长雷淑梅扭脸儿狠瞪了一眼。

连长急赤白脸地接着说：“听听！啊？是谁？自动机房从11点开始录音，俩人占着北京到内蒙基地的军线一直聊到半夜三点。”会场里出现一阵喧哗，看得出，站在我们前一排的老女兵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气急败坏的。

机上闲聊？我猜想不出这个叫法的寓意，后来才知道话务员值夜班寂寞了就愿意跟司令部下属部队的男兵闲聊，这不，聊着聊着就聊出了问题。

连长见下面仍然一片嗡嗡声，拍着桌子说：“静！开始！”

会场即刻静默到能听见人们喘息的声音，录音机里响起了一男一女在深夜里的神秘对话，有点像电影里的画外音。

女声说：“冷吗？”

男声说：“呵……有点，不过，你的声音很温暖。”

“哎！猜我长了几斤？”

“猜不着。下月我到北京见见你，行吗，小土豆？”男兵的嗓子有点沙哑，说话声音软软的，一听就知道是南方小伙子。

“真的？不来是小狗儿！那，可不能让你看见我这么胖哎。”女兵的声音酸溜溜。那边的小伙子也赖唧唧地说：“我就喜欢女孩丰满，忘记问，你长得白不白？”

“白呀，我个子不高，可不是五短身材。你呢？奶油小生？”

“忘啦？我叫老虎，是大个儿，不是小白脸，见面就让你魂不守舍。先让我抱抱你，小不点儿，在你耳朵边说一句话，然后……哎呀！现在就想。”

“嗯……不嘛，我怕。”

嗯的声音拐着弯儿像个撒娇的小女孩儿，听着让人心里痒痒的。我立刻巡视着前排的老女兵。

老女兵的军装可不像我们，不光是有条笔直的裤线，她们的军装一看就是精心改良过的。我们四个还没跟她们说话，通过眼神的交流就能看明白，这些老女兵对我们不屑一顾，怀着莫名其妙的敌意。

是谁呢？看背影她们谁也不算胖人啊！只有左边站着的小个子略微有一点点富态，难道是她？连里的官兵大都竖着耳朵听，咧着嘴坏笑，唯独连长和指导员绷着脸在运气。

录音机有一段杂音，很快就恢复了清晰的男声：

“小土豆，想你都快想疯了，得亲亲你。就一下，一下，咬你嘴里馋虫虫。”

“呀……死老虎，看我怎么掐你。”

“停！快停！伤风败俗！这个叫小土豆、小，小不点儿的女兵是谁？散会后去找我，好好反省，停止上机，到炊事班帮厨一个月。”连长是真生气，他说话的时候嘴都被气歪了。

录音停了下来，会场掀起一阵小的骚动。连长刚要张嘴，站在女兵队伍左边个子最矮那位突然向前迈出一步。

啊！我猜对了，果然是她。这是在老女兵里最漂亮的姑娘，除了个子稍矮，身材微胖，那张生动的脸蛋真可谓美不胜收。她并没低头，垂着长长的眼睫毛，扬着脖子像英勇就义。她看也不看连长说：“我现在就当全连人承认，是我。”

说完，她头也不回，旋风一般跑走了。快到门口时，连长大喊：“站住！杨绒儿，把机房钥匙交给新兵。”指导员冲我大声说：“你，跑步前进！把她钥匙拿过来。”

毕竟这是我刚来部队头一天啊。我不规范地把胳膊肘夹在腰上，倒着小碎步在全连人的眼皮子底下跑到饭堂门口，站在杨绒儿对面等着接钥匙。

杨绒儿并没有把钥匙递到我手里，她掏出钥匙，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容斜睨着我，突然扬起手，把那两把拴在一块儿的钥匙狠狠地扔出我身后十几米远，推门跑掉了。钥匙借着光滑的地面溜到了饭桌底下，我又一次扭搭扭搭跑回去，钻到桌子下面捡钥匙，泪水含在眼眶里，但我始终没让它掉下来。站在我身后的高个儿、长头发女兵拍拍我的肩膀小声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

散会以后，这长头发女兵甩甩马尾辫儿笑着冲我们新兵说：“我叫姚新燕，自动班的。”

自动班？对什么是自动班我还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通信排全部女兵是分为两个班的，总机班接电话，自动班技术性强些，负责维护和保养机器。雷

淑梅是话务员出身，属于总机班，她跟自动班班长方剑兰是死对头。因此，很多年来，老女兵们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两个班长的不和而此起彼伏，而受制的大多是总机话务员，她们跟男兵聊天稍微过火，就有被自动班录音交给连干部的可能。

现在，我已经感受到老女兵冷峻的目光里隐含着对我们几个刚刚到来的天津新兵的鄙夷。她们要是都像姚新燕该多好。不过，我能理解杨绒儿对我们的冷淡，她是愤怒的，在全连人面前播放人家的电话录音，确实太栽面儿，也有点不近人情。

没入伍之前，我带着许多疑问和新奇猜测着新鲜浪漫的绿色生活，谁想到抵达连队头一天就遇到揭发男女战士谈情说爱，还当着全连一百多号人把声音放得跟电影院那么大。我听着听着，刚才吃过的大菜包子开始在胃里翻江倒海，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用手指抠抠嗓子眼儿把那些包子吐出来。一种难以名状的颓丧情绪涌了上来，我心里讨厌连长指导员把人家小儿女的隐私弄到全连来曝光。

青春本该是伴着爱情度过的，可女孩子只要穿上军装服兵役就要严格遵守军人的清规戒律，不许谈恋爱。也许我能咬咬牙，忍它三年，可她们呢，花儿一样怒放的年龄，那些超期服役的女兵也要忍到复员吗？女战士就是万绿丛中最耀眼的一点红，想藏藏不住，想躲躲不开的。军队熔炉能叫人百炼成钢，但是，在斑斓迷乱的色彩中找到内心里的秩序不一定容易，那只能是一种凭心去感受的东西。

刚才听电话录音的时候，我脑子里便开始勾勒着那个叫老虎的男兵的模样。不过，哪个男兵见了绒儿那张洋娃娃般的脸庞不会春心荡漾啊？！她的天然卷发，她的明眸皓齿让女战友都得流连忘返啊！虽然她给我留下了傲慢、耍小性儿的印象，可不知道为啥，我对她并不反感，我似乎能察觉到，在她那张可爱的娃娃脸背后隐含着与众不同的纯真和正直。

说来，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的女兵接线员同男兵聊天跟今天的网上聊天很相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罢了，自动班那些老女兵就像现在的网管，

逮住聊天的女兵易如反掌。你看，杨绒儿还有个呢称叫小土豆，那男兵不是也有个呢称叫老虎嘛！通信兵聊成恋人，聊进一个屋檐下成为夫妻也算是家常便饭。据说，连队的男女战士也闹过类似现在网友见面的笑话，电话里聊得如胶似漆，见了面驴唇对不上马嘴，与彼此想象的相差悬殊，让人心灰意冷，只是那时候互联网和比尔·盖茨还没出现，谁也想不出“见光死”这个词儿。

三年的时间放进生命长河，也许连个浪花都不曾激起，可同样是三个年头，在军营的三年却像是一阵惊涛，让我们至今还能感受那场惊涛掀动的涟漪。

说不清是幸运还是遗憾，我们四个天津新兵没能经历新兵连集训，直接进入了话务员训练阶段，每天坐在小马扎上背电话号码。说幸运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别的女兵吃那么多苦，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真正体验到系统的新兵训练，只是听说过她们那些紧急集合穿错裤子、穿错鞋、一出门背包就散架的狼狈。不过，这也招致了老女兵变本加厉的愤懑和不满，她们觉得我们没有体尝过刚当兵时候度过的艰难日子。加上我们是四个小美人儿，所以老女兵总拿出一种发自心底的妒忌和失衡对付我们，拿革命口号压制我们。

新兵临时宿舍被分配在地下室，因为过不了一个多月就会有老兵复员，等她们走了才能给我们腾出宿舍。

杨绒儿端着小盆儿正从地下室的水房走出来，看样子她洗了头，卷曲的长发挥散着蜂花洗发香波的味道，被头发遮掩的脸上还有泪痕，刚洗过的脸如凝脂一般透着嫩白。

肖文汇依然记着杨绒儿在食堂扔钥匙给我的细节，她带着几分得意的表情瞥了绒儿一眼，到屋里跟我们几个新兵说：“小土豆，哎，数这小土豆儿刻薄，还打情骂俏呢，活该！”雷淑梅排长听见，翻翻白眼珠看看我们，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水房里晾着绒儿刚刚洗过的淡绿色胸罩和浅粉内裤，那是一套让每个正在发育的女孩子都向往的内衣。我站在那里，想象着我的身体要是装在这漂亮内衣里一定好看，真想知道这种带花边的内衣到哪儿去买。

傲气十足的两个老兵姐们端着公主般的架式，抱着一摞小盆儿下楼来洗脸

刷牙。合体军装包裹着她们圆圆翘起的臀，张扬出蓬勃的青春性感，又一阵清新的香脂味儿随着她们曼妙的绿影徐徐飘过，这香型似乎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对新兵爱搭不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怎么臭美，她们也赶不上新招来的四个天津新兵养眼。

老兵们躲在水房里间屋子，分门别类地使用完她们手里的小盆盆，很快洗完上、中、下三个步骤。她们的盆里还摆放着一个翠绿的小瓶，通体绿色，只在瓶腰的地方有个同耐克商标一样的小红飘带，跟当时的化妆品包装瓶一比太漂亮啦。我后来才知道瓶里的白色乳液很贵，以我们的津贴肯定买不起。

老女兵们跟绒儿一样，也得意地把五颜六色的内衣秀进了水房。我们从家来的时候只让带一个洗脸盆，当时我好像问了句接兵的雷排长，洗脸、洗脚、洗屁股都用这一个盆吗？

雷排长瞪了我一眼说：“对！想当兵还是想当大小姐？别看老兵们穿花哨内衣，新兵连期间只能穿部队发的绿裤头儿。”

唉！现在想想那雷淑梅也够可恨，她怎么连穿什么样内裤都管？我们从里到外都是军用的，内衣想穿穿自己的也不行啊，幸亏部队没发明军用乳罩。新兵训练得三个月结束，那种一只裤腿儿能装进两个女兵的大裤头连我姥姥都不穿了，我们还得洗了穿，穿了洗。

水房里有个老兵在晾衣服，肖文汇有点装傻充愣地想主动跟人家套近乎。她堆着笑脸带着轻微的津腔问那个正在擦脸的老女兵：“这小绿瓶儿的雪花膏叫什么呀？有花边的乳罩和裤衩真好，在哪买？”

我想或许是因为肖文汇比我们更想买那个带着硬布衬的花边胸罩。用现代眼光看，肖文汇自信又风情，她那张脸有点像当时的一个日本红影星栗原小卷，还长了个模特身材，细腰长腿。但她乳房小得忒可怜，她换衣服我偷偷注意了，怎么看都像两个小橘子。这样的缺陷并不妨碍她在女兵中抢眼的靓丽，因为我们的军装都那么肥大，看不出这种私密细节，只有跟她睡在一起的人才能知道。

老女兵看了她一眼，似乎是在犹豫理不理睬肖文汇这问题，她皱皱眉头咕哝了一句：“狗屁雪花膏，那叫绿丹兰。”

说完，那老女兵面无表情地上了楼，她用来抹脸的绿丹兰瓶子盖儿掉在了地上，滚出去老远。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差不多所有老女兵都用这种名叫绿丹兰的化妆品。绿丹兰，好听的名字，更像一种代表女兵的符号，万绿丛中的一点红。

肖文汇像我那天在饭堂捡钥匙一样跑出老远，俯身替她拾起那小绿瓶子盖儿，又回来递给她。不料，这位老兵姐姐连句客气话都没有。也正是这个脸上长个蓝色瘡子的女兵最看不惯我们天津人，我听见她跟老女兵闲聊天的时候，故意学着当时走红的相声演员高英培的口吻管我们叫“万能胶”、“化学膘”。

我讨厌老兵的狂傲，也瞧不起肖文汇这种软弱谄媚。早听说连队官兵论资排辈，老兵专爱欺负新兵蛋子，没想到，来到部队果真碰上了冷冰冰的魔女帮。

老女兵里也不全是魔女，这不，自动班老兵姐姚新燕笑眯眯地来我们地下室串门了。我很奇怪她的裤子总比别人短一截似的，后来才明白，她喜欢把裤子揪得老高兜住屁股，好在她的屁股光是骨头没那么多肉，兜着裤裆也不算太难看。雷淑梅见了她就戏谑地说她：“新燕，把裤子往下抻抻，二百五，简直是个捞鱼的。”

姚新燕听了不但不急，还会大巴掌一挥，美颠颠儿地晃晃脑袋，像是做出气雷淑梅的动作，那意思就是：我愿意。

姚新燕跟雷淑梅排长属于同一种类型，高个子，骨骼偏大，长腿，脸部线条不柔和，小眼睛细长，像老爷们儿。但雷淑梅的声音好听，言行举止还是文绉绉的。

论起人性，姚新燕可算是好人，我觉得比雷淑梅强不少，她热情活泼，像淘气的假小子。刚才我们还看见她对着水龙头喝了一肚子生水，然后把大白脚丫子伸到冰凉的水池子，洗完连袜子也不穿，光着脚，呱呱唧唧地跑到我们宿舍。她的小腿上汗毛真重，黑绒绒的，嘴里散出刚刚吃完大蒜的味道。嗯！她准是雄性激素过剩。我当时真怀疑过她的性别是否有误，可看到她眯起眼睛告诉我们：“今天又倒霉了，去服务社买几包纸。”我才彻底相信了她是女性，